

蘇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順天賈侯藏書之所也曰萬卷殆不啻萬焉不啻
 萬而曰萬者舉成數也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傑闕起於
 是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各萬焉
 鳩民者保家者聚而為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
 女以為已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為己業者又
 各萬焉侯則獨不然息民保境禮賢聚書勸學事節而已
 於是取衆人之所棄以為己有河朔之書盡往歸之故侯

之萬者獨書焉河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復各
萬侯之書又得焉淮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復各
萬侯之書又得焉故南北之書皆入侯府不啻數萬卷
焉始貯于室室則盈貯于堂堂則溢乃作樓藏之樓既成
盡以卷帙置其上而爲之第別而爲九六經則居上上尊
經也傳注則居上中後傳也諸子則居上下經之餘也歷
代史居中上亞六經也雜傳記居中中次史也諸儒史論
居中下史之餘也先正文集及諸著述居下上經史之餘
也百家衆流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則居下中皆
書之支流餘裔也其法書名畫則居下下藝成而下也櫛

比辭次高切星漢人之文與天文際私家之藏幾踰祕監
故賈侯之書甲天下方于戈壞亂經籍委地侯獨力爲捫
拾吾道賴以不亡雖孔氏之壁河間之府不是過也彼富
貴者之樓管絃構榭有核几席登覽燕集之具充焉侯之
樓則古聖今賢大經格言脩身治世之典積焉時順天之
治嘗最諸道推爲鉅公偉人而又樂賢下士切切於收覽
遺書爲志故天下之人益以此賢侯侯既貯書于樓謂其
將位曰昔蔡中郎書籍畀之王粲而粲卒名世今吾之書
若是不有所畀迺足以爲蠹魚之食不免墮檐之譏矣吾
聞邾氏子經嗜書力學吾將畀之執掌之隙亦得竊聽焉

時經寓居鐵佛寺之南堂坐微明者五年矣以書幣邀致其府於樓之側築堂曰中和盡以樓之書見付使肆其覽侯則時令講解一編輒曰吾之書有歸矣吾不爲書肆矣向吾之書貯于樓中今則貯于之腹中向者大聖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則布諸子之心矣于其揭光揚耀俾吾之書用于世以濟斯民則子之腹乃萬世之府也不然則亦蠹魚之穴墮檐之樓爾子其勉之經再拜謝其不克負荷每爲流涕感刻曰經舉家之盜生不能購一經故每區區晨夜叩人之門藉書以爲學今侯以數十年之勤數萬卷之多盡以見畀雖侯之盛意豈非天邪如息忽自棄以

書而不能如無書之初心業不能勤而卒無有成則非侯是負天也復何以立於世哉故書侯聚書起樓及畀經爲學之義以爲記以明侯之德且以自警庶幾終不負侯云樓成於丙申之秋經之處侯之門則癸卯之冬文成之日則甲辰之春也三月二十日門下士陵川郝經謹記

趙簡子廟記

蒲城故隸易州金源氏以保州爲燕都畿內節鎮升爲順天軍故復爲順天屬邑縣北有古城故縣也城之東圍獨高其上有廟廟有像其下大聚落曰城東居民以廟爲簡子廟亦不知簡子爲何神歲時祈賽雪告雨澤昭靈響答

以古廟圮侈易而新之請禁辨其故而揭神之名按易州古燕南之境也古保州趙之北境也當七國時趙爲長城以限燕在易水之南今自城安肅亘出雄鄭之間長城猶呀侈綿絡而滿城在西山之阿長城之內則爲趙地無疑而簡子則晉趙鞅也保州西北十里許曰廉梁有趙將廉頗廟去滿城三十里而近俱爲趙臣廟于趙邊爲有徵矣然而賢若文子雄若武靈王而不祀千六七百年獨簡子世祀于趙人何哉蓋趙鞅首并邯鄲逐范中行氏遂成三晉則開國之主也故趙人特祀于邊以旌其功居民因之遂爲世祀至宋有國趙之自出而宣祖則保州人其上

世陵寢皆在州城之東其族緒則布于涿易之間及丹疆白溝而保州宿重兵楊延朗諸將控扼西山而滿城爲襟喉且鷄距一畝二泉泛爲澹灤以限突騎又爲宋之重邊要害簡子之廟必崇爲明祀載祀典矣故至于今而不廢也夫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積千年之誠敬于其故土則其神必靈宜乎呵禁一方沛澤而禦厲况其常爲霸國之政以爲諸侯盟主長吳伐齊誅君側之惡乎其世祀也宜哉居民父老請書之壁以告後之人使知神之爲晉大夫趙簡子也故書年月日陵川郝經記

醉經記

譎誣詭幻邪辟醉乎異端而不自知者也快殘賊忍殺戮
醉夫凶冥而不自知者也役趨走飾任佞醉夫勢利而不
自知者也汨聲色溺朝市醉乎物欲而不自知者也噫人
知夫酒之醉人也又惡知其醉於此者哉蓋義理之不明
性之不率而淪於嗜慾有所不知也人以血氣而生豈無
嗜慾特所嗜者之有差耳是以蔽于是而不知也欲知嗜
慾之差免夫四者之患必先明義理以率性欲明義理以
率性莫先乎經經也者聖人之所盡心醇乎義理而爲言
者也知義理之所醇嗜而醉之夫豈有差哉人受天地之
中得至善之性其心之所同然者義理也苟蔽於物而惑

於私則性之善者心之所同者皆亡也聖人先得人心之
所同乃立教以脩道布之方策使人人得以自新其哀我
人也亦至矣則人可以自暴自棄乎必當明聖人之經以
踐其跡以求其心由仁義中正之道極純粹至善之理則
知吾性之盡焉者止夫是理是理之盡焉者止夫是經惡
得而不嗜哉亦猶嗜酒者之得酒也是以寤夜而思之篤
信而守之造次而行之卒以脫嗜慾之私造正大高明之
域見於用者則可致於民而格於天微於色者則已醉於
面而盡於背川魚雲鳥純純其天而浩浩其淵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則又似夫嗜酒者之醉也雖然嗜酒而醉者愈

醉而愈迷嗜經而醉者愈醉而愈明與其醉酒而迷者若
醉經而明也然醉酒而迷者猶愈夫醉嗜慾之差者也嗜
酒而醉夕醉而旦則醒矣醉夫嗜慾之差者雖老死而不
能止又將若天下與齊世也嗚呼自伏犧而下道在聖人
自孔子而下道在六經今之人既不得聖人而親炙之幸
得遺經於千載之後力求而深索已之本然之質至善之
性猶懼其亡也又可陷於異端而恣於凶冥溺於勢利而
惑於物欲乎故取文中子心若醉六經之言作醉經記庶
使自暴自棄者聞吾風聲收其放心全其良心亦有志乎
堯舜其君民也乙巳秋八月記

鄰野堂記

野之處有二焉有窮於野而道於心者有野於名而市於
心者何以言之討幽而山阻深而泉翦茨而嶠以林繚垣
而阿與磐而笑傲焉偃息焉鬱焉嬉焉而飲食焉進而獲
覆行而獲尼抱道懷材而不遇蘊德匱奇而肥遯者如是
而可也是窮於野而道於心矣故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業以鉉於身無德以光于
行無材以用于世而據名山挾大川擅高腴之地鬼域其
志而麋鹿其形徜徉磐薄以異於時以高於天下以動於
王公大人由是而言得非爲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乎安在

其爲野處也故傳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余常以是自訟處野之道乙巳秋魯伯自燕來以孝純張
君之書示余云近卜居于故宮基構一室迥絕塵閭蓋覽
而開途刻草而植卉雖在燕城實有野處之趣故名其室
曰鄰野言非野而鄰於野也吾子其志之余嘉其旣不在
野亦不在市旣得其道而又得其趣也故附自訟之說以
爲記又爲歌曰堂乎堂乎古則朝而今則野是孰爲之必
有致之者有顛張君器則青雲籍筮而佩蘭詩秋而酒春
彼人翕翕兮朝埃而暮塵此室寂兮而與野鄰又胡爲乎
生辭而死麇冬十有一月陝川鄭經記

種德園記

伊人之生釋地耕天何種之多也而小焉者不能以之大
惡焉者不能以之善偏汙蔽窒者而不能以之備種乎此
而遺乎彼種乎彼而遺乎此種焉者而不種不種焉者而
種是以擾擾紛紛皆有所種而不知所以種也堂堂天地
命吾民以懿德合弘光會無所不在有公明純愛之仁有
制宰施爲之義有別嫌疑辨上下之禮有照耀昭晰之智
實而守之之信如是之大而如是之善也固宜於閭而屋
漏之中顯而廟堂之上紛拂焉而淪潰之日烜赫焉而權
勢之時傾焉揭焉而顛沛流離之際雖一言一動一政一

事皆灌溉封植而有以種之全天之所昇不芟刈蘊崇忽而自暴也故或以之聖或以之賢或以之有國或以之有天下而昧者惑者則不知也方種卉木以取材種貨寶以取贏種黍稷以取食而不知有大者焉種培克以取利種機穽以取獲種阿諛諂僞以取容姦究回邪以取位甚焉者種嗜欲以喪身種驕淫以喪家種侈肆以喪國種崩折以喪天下而不知有善焉者俾固有之德湮沒茫昧漠乎葬于九泉泯焉而不聞也意小而惡者已甚矣或者又翹私智尚德之名而無其實詭言飾行倖獲而僥利坐而充節起而舜命君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惟人是說

是務不能種之而反害焉其愈於小而惡者乎趙氏燕廡仕之家也汲古先生置園別第繚園而卉木發關館而泉石列不務嬉游而不啻宴樂有意乎推本之而種夫德也故名之曰種德將由名以致實張本乎是園必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而後已摺紳先生皆有詩文以誦之丁未夏敬君鼎臣自燕致命于僕以爲記僕亦冀夫種德之慶繁衍之盛集乎趙氏之門而有以徵之爲天下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知夫種德之目故蔓衍而爲是言夏至日陵川郝經謹記

臨漪亭記

鷄水控常山而東穴保而入激爲流疏爲渠渚爲陂漫而

為溪析而為塘臺樓亭觀雄列傑峙者歸如也別流汴市
 由千戶喬侯之第園而出出而東則亭亭則侯之別第也
 面水者三右池而左酒屋重而無列鱗淥漪然榜曰臨漪
 茂樹葱鬱異卉芬蒨庚伏冠衣清風曼然迥不知暑澄瀾
 蕩漾簾戶䟽越魚泳而鳥翔城市囂囂而得三湘七澤之
 樂可謂勝地矣歲丁未六月朔侯之仲子德玉者請余為
 記余曰火雲燎天山灰海沸而是亭之上觴豆濟濟李沉
 瓜浮琴間而奕危曳絺塵隱語談笑粲然而四列也樂
 乎哉有敵日橫槊被甲而趨者矣有負耒耜戽錢鑄
 而端者矣翠波漪風綠陰鏤日蕪漿沉水玉盃金甕
 絳文侍兒發扇樂乎哉有負戴水途肩高足裂蚊蚋嘍
 者矣有窮閭局脊槁腸而枯腹者矣如是而可樂哉蓋樂
 乎此不忘乎彼樂乎身不忘乎人政成而訟理事治而日
 暇燕兄弟以篤親親交朋友以講道業親賢下士以崇德
 譽已樂矣思吾民有未樂者已安矣思吾民有未安者其
 不負于此亭矣不然則其有負於此亭矣侯既沒諸子堂
 室皆有超卓之望特立之姿盛大之業將張本于是亭故
 不辭而為之記

含元殿瓦硯記

器有定名有定象而亦有定用鼎彝不可以濟瀾舟楫不

可以代息矣歆傷而函歆完定故也雲漢先生至自晉篋
古硯以視形圓而理密氣阜而色瑩黝而光鬱而揚金聲
而玉德雲腴凝如月魄黯如星芒突如露泣濡如非或非
歆含元之廢瓦也廢瓦而為硯夫豈定哉瓦之為名則
定名也偃而朽窪而陷則定象也鱗夏屋甃凌雨堦風冑
露烜日溶月庇覆其人則定用也棟析榱崩物化人去墁
圻而壞與朽穢汙冗俱則定理也而友文章朋典籍役玄韻
魏乎几案間豈陶氏之所期與居人之所望哉蓋質堅而
工樸雖廢而不廢其用有不可量者金錫之固其理燠火
之煉其精日月之益其堅雨露之養其潤愈遠而愈固如

陰鑑之液如玉肥之秘泓湛真緞而造夫神焉昔為之瓦
今為之硯昔暴露而今藉襲之昔塵埋而礫並今麟獲而
鳳見則似夫器化燼南山之松腐孤竹之管盡天下之變
而終身墨墨焉則又似夫尚玄也將淋漓元氣含弘四海
寓先生之天趣亘千古而不滅豈瓦之為用而已哉苟麤
弊苦窳缺裂漫漏而反害于室瓦之為用而不足其能用
於後乎嗚呼器形而下者一定而必壞質堅而工樸則猶
若是矧人之官天地府萬物一受其成而無壞哉苟堅其
質全其樸如金錫之鍊而精如日月之並行而不息也不
折于逆蹂于亂歷夷險迭患難而不挫處富貴享榮映而

不侈其得志其反古又非瓦之爲硯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如殘其質散其樸飾任佞而銜巧僞以徇于時以毒于世又豈瓦之得比哉姑書之以志夫觀硯之所激云丁未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爲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常之用也豈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翕闢而不尼盪錯而不窮

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恠惚恍誕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輟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恤榮焉而悴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爲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則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

用嗚呼茲其所以爲道而庸之所以爲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說有反經合道之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玉田楊君春卿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歆庸於心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嗜異不囁囁以徇俗不佞佞以惑衆不爲太高不爲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恠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違一謦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喪亂百折之餘凋弊之俗徂於外利歆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頃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矣戊申春三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記

皇極道院記

具乎形器之間者莫大乎天地莫衆乎萬物莫靈乎人渾淪厖錯並行而不悖豈偶然也各有其極爲之主而制之者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如符節之有左契如薪爇之有要關闔變化根柢徧布無不在焉夫運日月而不息播四時而不惑生長收藏而不墜主而制之者天極也載泰華揆河海殖庶類登百穀主而制之者地極也眇天地爲

一物貫萬物爲一理面目恍惚之象胞合支離之數主而制之者太極也輔相太極之體裁成太極之用奉天極而不違因地極而不逆五行五事俾之叙八政五紀俾之修敷五福而去六極置吾民于逸樂躋吾民於仁壽洋洋乎發育萬物主而制之者皇極也故天地萬物非太極不立太極非皇極不行由道以入形器則太極爲至由形器以復道則皇極爲至焉生人之初皇極建而格之天再格之地又再格而得伏羲八卦以之畫又再格而得禹九疇以之叙殷周之際又再格而易洪範之書成是以萬世之極立而不朽也其法在乎書其理則根於人心之固有至于今而不

也顧建而用之者何如耳趙君才卿以隱德見徵以隆儒興學進言以事親奉身求退朝廷推重賜號虛白處士名所居曰皇極道院嗚呼皇極之不建也久矣天地失其位萬物失其所生人之被害也甚矣今以是而名其居其必有其實乎必將拊心之極以爲身之極推身之極以爲居之極推居于鄉推鄉于國推國于天下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皇極之道建于世如是而後已國家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兆端於茲乎庚戌秋請余爲記處士之事業築院之始末皇極之蘊奧有遺山之銘在故不書姑贅數語爲之推本以爲天下建極者之倡云八月日陵川郝經記

休復亭記

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言斬絕高壯似大而誇其意
懇切哀矜甚易而明也夫人之性無不善而萬物之理
無不備並天地而爲三貫太極而爲一切無聖人賢人下
愚之間也唯其氣稟之差嗜欲之誘或存或放或昧或復
等而下之則有焉爾故性焉安焉不思不勉不待復而自
全者則聖脩焉習焉反躬克己而能復者則賢自暴自棄
蕩焉忽焉不能復者則下愚也所以有堯舜有顏曾有桀
跖天淵之懸隔陵谷之高下邈乎其不相及也雖然苟能
復之循序以進不爲威惕不爲利疚省察收斂自下愚而
可以至於賢自賢而可以至於聖遠者可邇而下者可高
而可下弗爲是以卒爲下愚而不能聖也夫道復而已矣
動靜相根卒歸于靜而道不窮焉理
一陰一陽爲寒爲暑寒暑相推無過不及卒歸于
中而歲成焉氣之復也榮茂壯穉老瘁衰死骨肉陰于土
魂氣登于天卒復于本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形之復
也故其始也理入于氣氣入于形而其終也形復于氣氣
復于理天地萬物如環之無端惟人亦然生而靜性之本
也動而常靜性之復也其動之幾心之體也動而不括心
之復也與物相接情之用也應而不流情之復也故其始

也性入于心心入于情而其終也情復于心心復于性宰制萬事收藏萬變亦如環之無端聖人謂生生之謂易而於復之一書曰見天地之心其語顏氏子也則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易也心也合而言之復也其義廣矣大矣之人也可自暴自棄忽而不復而使天下被其不仁矣乎嘗觀夫易乾坤二卦自誠明謂之性聖之事也不假修為而自復者也復無妄二卦自明誠謂之教聖之學賢者之事也脩為而後能復者也不能復性當事於教欲事於教必假脩為脩身復之本也身脩則性復雖不至於聖亦可至於賢而不為下愚也雖不能超軼至於堯舜顏曾亦不至墮

入于桀跖也是至易而至明也世莫有為之舉而行之當復而不復可以為堯舜而不為悲夫賈君仲明先正左丞襄獻公之孫也今參行臺幕以仁存心介然有守聲聞四馳藹如也癸丑春作亭于新居乃取復之六二休復名亭將於退食之暇思所以復者休復者復之休美者也欲盡復之休美夫豈易矣乎必好善而惡惡如惡惡臭如好色誠而不妄則惡去而善復矣以仁易暴煦枯為榮以天地生物為心以坤藏震生為法誠而不妄則殺去而仁行矣遏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剗窒塞而造於高明廓疏通而無使闇蔽誠而不妄則可弭亂而致治矣親君子遠

小人則小往大來斥奪佞信鯁直則嘉猷日至剛不屈于物自強而不息則已可克而禮可復矣今既名之正特立獨行用力之秋也一日休復之功成充實光輝仰視俯察無所愧怍不負於此亭矣經雖愚尚能為君賦之

恒齋記

道有常體亦有常用體常則久而不變用常則雖變而久是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夫道常而已矣天地萬物皆一受其常而不變高者覆厚者載落者流結者峙甲者耕而蕃鉤者達而茂爪利者搏齒牡者噬翼勁者飛足輕者躩有定理而有定氣有定形而有定用雖更相錯跡而互為磨

盪生榮死悴弱斃強食總總林林變動紛拂而各復其常常故久久故變而不變故天地雖崩震而未嘗崩震也日月雖虧食而未嘗虧食也山川雖騫湧而未嘗騫湧也草木鳥獸雖萎殞而未嘗萎殞也風雖振而不終朝雨雖凌而不終日雖有於變卒不能變雖失其常卒復於常愈變而愈不變愈異而愈常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之人也備常理以成性萃常氣以成形官天地府萬物可變而失常乎有父子之親雖變而不可廢有上下之分雖變而不可踰有夫婦之別雖變而不可紊有交際之信雖變而不可棄有守身之節雖變而不可失有處物之義與待物之敬雖

變而不可恃顛沛造次之際分崩離析之時寵辱交亂之
會正斯人用力之地也故浚井焚廩至於納大麓總百揆
受堯之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爲舜囚夏臺征葛伯至于戰
鳴條而有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爲湯拘羑里勝崇侯至於
三分天下有其二變而不變所以爲文王被流言誅管蔡
至於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變而不變所以爲周公去魯
奔衛削迹于宋畏于匡餓於陳蔡至於誅邠墮都脩經垂
世變而不變所以爲孔子彼雖大變而吾有常者存彼雖
急遽橫逆如決如驟蕩忽而至吾有久者存挺挺而不撓
自強而不息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嗚呼叔世而下世道
交喪孰知夫此哉任私而好異既不知夫常又不知夫變
一慮未已萬慮憤興一欲未厭衆欲蠭起喜怒變於頃臾
而愛憎移於顧指與接爲構日以心鬪搶攘突蕩爲鬼爲
蜮變詐百出詭譎萬狀曾草木鳥獸之不若亂日益起天
下日益病卒至於血肉訂潰而莫之止極也悲夫昔者聖
人懼天下後世之如是也於是命雷風之象曰恒恒者常
久之義也天下之變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風也剛柔皆應
相與而得常者亦莫如雷風也變而不測乃道之用應而
得常乃道之體聖經具載體用備存道妙昭著天地鬼神
陰布明列不可誣也何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哉蓋聖

人沒而天下無恒教異端起而天下無恒理王迹熄而天下無恒政風俗壞而天下無恒心井田廢而天下無恒產典籍滅而天下無恒法庠序毀而天下無恒學四民易而天下無恒業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亦宜哉癸丑夏經入于燕激水王君良臣一見如故交軒豁開朗內外粹白自其總角已卓犖超軼登神童第再舉進士連與春官薦書方聳壑昂霄而汴已亡樓遲偃蹇靜以觀化名其齋曰恒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當周之世已云如是矧其下乎今君捐以爲名其欲使天下恒心恒德復上世之治與道之常乎世人方務於彼而君乃務於此是可尚已於是蔓衍其說而爲之記

萬竹堂記

長清杜氏世藝竹子孫因材而薦焉路者植栽者培槁者沃遠以益茂初金盛時有堂曰萬竹蔽冒庭廡冠于汶篁當世碩士詠歌之富殆與竹等城復于隍俱用蕪滅善甫先生其叔孫也河南仁走于故居浹堂而悲焉曰時不與道命不與志此君又可無嗣乎乃刊落塵蔓聽萬物之春一宅而寓於竹糞甕剝穢身自爬擲握釋扶根翳青祝翠縮蟄元氣若保赤子孽與志信萌與誠達鯨牙犢角陰磔潛露戢戢歸歸奮絕地絡掀揭鰲甲神毛鬼鬚唐突振迅茁

不可遏春雷一擊驚風一吹而已數百竿矣歲一再期而
復其初又再期而榮軼其初矣乃構乃堂乃墜乃茨述先
志也其風停雨霽乾坤清夷視其初植也色旣蒼然而節
則高矣嶷嶷挺挺邁倫蓋世掃煙霞於八表之外棲飛鸞
而食雛鳳有不與衆竹等者則其王父之起家浚源張本
高厥閑閑雖已仙去遺烈猶在也其中植也蕭然森然枝
葉疏布璆琳葱錯綠玉肥瑩劍技戟列凜不可犯端殼真
固不破不撓而鏘然有聲斐然有文猗猗簣簣郁乎高而
沛乎下拱於前而控於後翕焉相扶擘焉相輝則其先子
之貲宗承家立庭垂訓指視此君而勿令翦拜者猶在也
昔也枯荻腐跋破節囊葉沒于棘荆慘無生意蛇腹馬耳
削裂殘缺淚之而弗班倚之而弗蔭也今也煙梢彗雲露
葉滴月如玄如仍比次相望會乎林而黜乎藜也則先生
中興此君復萬竹之竟土而益拓大之者在焉樂哉先生
詩以酒春太古一天也偃息其下靜以觀化萬古一朝也
不溺于世不滓于涅夷清惠和千古一符也夫達者必有
所寓也我寓形于天地天地寓理于我我復寓心于物故
康之鍛伯倫之酒奇章公之石今杜氏之竹委其天趣惟
適而已迹雖不同千古一寓也嗚呼彼弊焉於世不能寓
物乃役于物汨聲色以朝市飾任佞分趨走脅有諂笑以

一陽子文集卷之三十一
一六
役爲樂者其視此則美乎聲而澹乎味天淵海山未必不
以爲迂而誦之也汝得君家穆如清風靖是而爲之廓清
也哉歲甲寅春經客于杞而先生至自汴爲滄浪之歌歌
萬竹以見示故引而伸之爲之記杜氏子孫後來繼今登
斯堂視斯竹誦斯文其敬而植之勿替

時中齋記

王子博甫旣考室名之時中經之入燕而請曰室雖鄙而
名之大君其辭而訓諸經曰之名也天之所以爲天聖之
所以爲聖萬世之所以悠久萬物之所以生而不已焉
者在可謂大也而經也何敢言也雖然闢之師曰古之人
几杖盤盂鼎鍾敷鬲無不銘以戒居室之於彝器不旣大
矣乎敢援銘戒與善禱之例申而爲之辭夫天地一時也
邃古一中也聖人繼天立極建極垂世亦無外於此焉者
一二竒耦數之明乎此也動靜消長理之明乎此也陰陽
寒暑氣之明乎此也穉壯衰槁形之明乎此也死生存亡
變之明乎此也唯得乎此所以造物者振古而無弊也之
人也數理氣變無不具性情形體無不備天地萬物之美
奄而有焉無甚異而不可行者無大遠而難行者惟其學
問之不力窮理之不盡故智不足知有其時而弗見所以
不能中也血氣勝而欲肆中無主而搖其天其仁不足以

守雖見其時而物有以移之所以不能中也信道不篤而
刈其剛始勇而終懦勇則或過而懦則不及執則固而遲
則撓是以時不能應而中不能處天地之矣不能具萬物
交錯於前而莫適所定優偃如偶人至其極則戕天地而
禍萬物其流殃遺毒慘於後世有不可勝言者而實則甚
易行也苟理明義精而智足以知天字泰定而仁足以守
制宰萬物而勇足以行事至而吾有以處物交而吾有以
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
以語則語可以默則默輕重並立而中持衡取與相奪而
中見義變動相雜而中有定大變大故而吾裕如也細節
未故而吾肅如也始有意焉而終則忘焉無往而非時無
處而非中也何難之有故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初不
言時孟軻述仲尼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而復不言中蓋中
則時矣而時則中矣隨時處中而道盡矣故子思子居其
間合而言之曰君子而時中嗚呼上下數千載歷數聖賢
互爲發揮默執左契立教之意其深矣乎今旣揭而名之
矣其必有以充之吾子其識焉乙卯春二月日陵川郝經
記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記

去魯記

歲壬辰北首濟河居燕趙之交者二十有三年局脊墊隘
縻縛塵蔓思有以奮然而新之以爲聖人之澤及萬世天
地在而聖人之澤與存焉故將抱六經於洙泗之間仰高
鑽堅挹聖人之餘澤追顏曾之高縱攀游夏之軼軌徜徉
諷誦風乎舞雩亦庶乎其可也而事梗未得也乙卯秋始
得東行由趙魏以適魯八月入于東原九月由東原而東
濟汶泗越十有三日丙午自鹿門入于曲阜徑公宮而西

兩觀稷門巍然雙高而道出乎其間泮宮雖廢而泮水猶在又西則靈光故基也遂自顏巷達于闕里由槐路入于先聖廟廷宮序廊廡頽圯殆盡乃拜謁先聖于新宮小寢旋自西序由杏壇而南登奎文閣徘徊徙倚塌然有動于中而莫知其然乃降而北出出于龍門入于墳林林廣袤十餘里前洙水也涉洙繚徑以入漸得輦路乃拜先聖及伯魚子思子墓復自龍門入拜謁周廟及建春門拜謁顏廟栩栩不忍去又事梗不得留積年耿耿方爲釋然而茅塞遽至豈非命邪既不能久依聖居有以自得又可默默而去無以自鳴乎乃望而嘆曰大哉聖人之道其不與宮廟竝存歟乎宮廟雖圯而聖人之道嶽嶽也平泰華以爲基伐鄧林以爲楹能庇一時而不足以庇萬世葺翠羽以爲宇鏤丹砂以爲塗綴以明月之珠繚以崑虛之玉能崇飾一持而不足以崇飾萬世極天下之侈麗而聖人之道無所增極天下之卑墊而聖人之道無所損蓋聖人之道在上者小而在人心者大也嗚呼太極立於天地而未名名於宓犧而未備堯而後天極立至禹而後地極立至仲尼而後人極立宓犧先天堯禹後天仲尼則發先天之幾合後天之統著之書與天地竝而其興喪則在夫後之人焉推之使如泰山之高岷若垂天之章者亦人也混混

乎元氣之貫四時巍巍乎天地之造萬物屹屹乎人倫之
奠萬世者亦人也使之壞爛殘缺支離崩頽晦食而不明
萎蕪而不立雍塞而不行至於禍天下而害生人者亦人
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道之方衰也楊墨以似是
而亂真申韓以刑名而慘刻儀秦以口給而苟合孫臏以
權譎而徼功雜然蠹出莫敢誰何而孟軻氏折之以仁義
之言勝之以剛大之氣挽人心於既亡故擴充聖人之道
者莫如孟軻氏六經火於秦而士復坑戮漢興高帝過魯
即以太牢祠孔子使後王後帝北面而師事之開其基統
發其淵源又使陸賈說詩書以明帝王之學啓人心於未
然故尊聖人之道者莫如漢高帝曹參相齊受教於蓋公
啓竇氏黃老之學晁錯諸人當文景之盛而挾申韓之術
戰國餘習幾於復振董仲舒出而孝武方隆儒乃請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尊孔氏明仁義聖人之道復立存人心於欲
亡故明聖人之道者莫如董仲舒厥後分裂於三國偏駁
於兩晉嘉食於南北西方之誕幻盛行南朝之纖艷相尚
人心遂亡天理亦滅而文中子立教河汾推明義理建立
皇極而佐佑六經脩飾禮樂開唐之治存人心於既亡故
存聖人之道者莫如文中子唐業中衰所尚者詩文所尊
者佛老學士大夫習以成俗后王君公竟爲崇飾中國將

遂為西域矣韓文公起橫身而爭之累九鼎而不移觸萬死而不回收人心於既流然後聖人之道巍然自立故立聖人之道者莫如韓文公厥後陵夷於晚唐奪攘於五季宋興歐蘇則為之藻飾周邵則為之推明司馬則為之經濟程張則為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泰定故羽翼聖人之道者莫如宋諸公如是則聖人之道雖大非諸君則亦委地矣固不在於土木也嗟夫近世以來以儒為戲放肆邪侈者莫之懲以儒為名骯骯偷生者莫之振竊孔孟之糠粃拔程張之糟粕欺世盜名俾獲詭遇以儒自負者莫之正作為文章銜其僂巧鄙正學為質古目純素為不通規

切切以儒相諱者莫之辨假我六藝文彼姦回靜固幽深矯輮造鑿如新莽篡漢以儒為奇貨者莫之發也破裂衝楚蕩掃除刻莫知紀極使天下之人以儒為諱復以儒為異吾道從何而興乎言雖興之而心實誑之聖人之道其遂不行矣雖然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亦自若也六經俱在而人之類不盡亡也子焉而知父其父臣焉而知君其君弟焉而知兄其兄婦焉而知夫其夫樂生哀喪饑食渴飲在人心者豈獨亡乎聖人之道豈遂不行乎顧瞻遺廟周覽墳林纏纏曳曳泫然而去年月日郝經謹記

麗澤堂記

天下有至悅衆人去之君子存焉衆人之去之也非無所
悅也其悅也外是以去而不返君子之悅也內是以悅而
無窮焉聲色之華銜車服之麗縹飲食之鮮腴宮室之高
壇位天下之至高爵天下之至貴祿天下之至重嗜慾恣
肆志得意滿衆人之所悅也而不知有命焉徇而求之至
有殺身而不悔者君子則不然反身率性求其在我者而
已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在我者
未盡必求其所以盡事親吾何以盡吾仁事君吾何以盡
吾義交朋友吾何以盡吾信欲盡而未之盡則篤夫學問
之道求夫義理之明物不能盡而求之於己已不能盡而

求之於人內外交乎物我兩盡昭徹而無餘雍容而有餘
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則
其悅也不亦大乎是以仲尼贊易觀兌之象以為水澤之
悅物莫若義理之悅心一己之獨悅莫若衆人之同悅義
理昭著則一己悅矣講肄申明則衆皆悅矣推而行之而
天下被其澤則天下悅矣故於大象明悅之道曰麗澤兌
君子以朋友講習夫易聖人所以盡天下之理也而學所
以明天下之理也理有所未明如澤之壅而不行得朋焉
而明之如澤之行而不壅內外浹洽於身有潤如澤之汪
洋浸漬發而為事業而物皆被其仁如澤之膏潤有生而

施及下也故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君子體之而講習以盡夫悅之道而存天下之至悅焉歷下姜君文卿才具幹敏參行臺事者有年矣春秋鼎盛智局日增以爲古之人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乃名其堂曰麗澤將與諸賢講劇道藝推明義理求天下之至悅以潤其身推天下之至悅以澤其民去衆人之悅而存君子之悅方落成而余適至請申其義而爲之訓故爲推本之嗚呼彼去至悅而存衆人之悅縱嗜慾以悅心極從諛以悅人盡逢迎以悅君齊有諠突盤辟奔走自同妾婦不以爲咎以容悅爲事者聞君之風寧無愧乎年月日記

素庵記

素庵淄川先生書室也先生自濟州遷益都既定遷以素其位而行之之義字其室經之東游也而請記之曰吾生平連蹇今老矣將一聽於遇而莫之忤焉經應之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莫非遇也天地聽遇於道萬物聽遇於天地而人聽遇於天地萬物焉豈惟先生哉苟遇矣吾欲弗遇焉得而弗遇弗遇矣吾欲遇之焉得而遇之哉故遇而弗能遇不遇弗能爲命不可以力天不可以人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也天地賦余以正大之理委余以剛大之氣俾超出乎萬物制宰乎衆變挺特疑

學不可轉必顧吾所以守之者何如也能處而守在我者
盡不聽之以物而聽之以理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
獨立而不倚一智而不惑百折而不挫荷天地之付畀歸
乎與天地並爲萬物主而萬物聽吾之遇開廓昭著而浩
然獨存彼或與余遇則王公失其勢晉楚失其富音盲失
其力禽朱失其智以水沃焦以石投卵彼惡我當動而不
括出而有獲彼惡我開變在物而我不變則正大之理明
剛大之器具無往而不遇也無往而非遇也無入而不自
得無往而非達也苟不能處而又不能守則我不能遇物
而物皆遇我吾欲達而塞已至吾欲利而害已至吾欲得
以存而失與亡已至雖深以極其幾夸以極其巧險固以
極其姦詭譎以極其誕冶妾婦之容盡揣摩之術密之以
鈎鉅窘之以刼制智構心鬪墳墳擾擾愈遇而愈不遇所
遇見於前所守易於內變在我而不在物則正大之理不
明而剛大之氣餒矣惡惡可遇故天下莫不遇也而莫能
遇也如其能而各得所遇天下無事矣惟不能也是以變
故相軋而禍亂生焉先生學際天人安於所遇素患難行
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歷萬變而中未嘗變屢屢擊蔡
攄世運化吟詠情性從容自得脩然天壤之間而寓其天
趣其視渭濱之畋傳巖之築陽虎之誚臧氏之沮塵埃之

與野馬蝶羸之與螟蛉歟遇也弗遇也又何足爲先生道也乙卯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橫翠樓記

易定諸山尾常山而北旁礪巖也自北而東挾礪石以入于海蟠燕巨趙肆其雄麗順天一道連城數十牙錯碁制突兀乎其間而塘灤諸泉貫城而入紫帶瀾漫齋淪泓澄城市之間遂有江湖之趣腴家鼎族往往築臺榭樹樓觀以肆其觀覽焉歲甲寅秋郭君仲偉起樓于市闌之北敞軒揆翥越塵闕而上坐視諸山瞰臨源泉雲容天影水光山色峨翠蜚碧獻奇供異名之曰橫翠言諸山之翠橫列于下也仲偉春秋甚富嘗學于薦紳先生喜交游許與結納皆天下豪右每於是樓之上置酒燕集而余必在焉其春煙滿簾春雲繪山西卽十二顏行玉立澄淥滄蕩白鳥容與馮欄撫几觴豆粲如志得氣許把臂暢飲開露肝臆削去町畦盃沉山影酒激紋浪吞江南之清風吸燕趙之勁氣亦一快也至於夏秋之交天虛氣清紅蕖綠芰香滿榭棟諸峯隱隱出沒雲錦白露滴玉霞綺煥月代謳燕歌間起迭作四座淋漓盃盤錯過壯懷清怨寫入瑤瑟銀管風生翠綃涼重開元之舊曲明昌之新聲揄揚縹渺浮動喜氣一樓之上獨見太平營營之滯思冥冥之隱憂擾擾

之塵憂孰得孰失盡爲釋然遠韻高情脫去凡近超超勝
槩莫得名言嗚呼人寓形於天地而適情於萬物初不爲
物役也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不爲拘拘不爲子子遂古一
樂也或浮沉于杯酒或放曠於山林或優游于廊廟用舍
乘化不錮不滯夫是之謂達士今觀仲偉之自處非古所
謂達者歟樓之成四遠英賢徃徃爲之賦詩而請余爲記
姑書其所見且以識登覽之所得云丙辰春三月十五日記

積慶堂記

貫萬物一理通天下一氣耳隨所爲而應焉種稂莠則稂
莠興種嘉穀則嘉穀殖枳棘不可以爲芝木樗櫟不可以
爲松柏斷木含生蒸而爲菌腐草伏暑化而爲螢彼物之
微猶若是矧於人乎是以聖人爲斬絕不易之論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立人極定天
理使天下之人皆至於至善而止其仁天下後世也至矣
一國之興衰一家之隆替一人之通塞視履考祥昭昭然
莫吾欺也博陵田濟民新其居而落之奉觴以謂余曰先
大夫仕於國初遂有深土披荆棘立城市剷除兇穢蘇潤
瘡痍使池壘完固疆場不警雖歷大變故而民得生娶安
妥免屠夷之患復治平之舊其德之施于人者甚厚未嘗
日之燕遽没于世母氏時年二十餘保字其孤一德不回

備極艱苦俾余卒底于成今始構此室將刮磨以自樹立
復先大夫之業報母氏之德請名之以自厲焉余謂之曰
積德累功天必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故鄧仲華不妄
殺而奕葉貴盛袁安理楚獄而四世五公王祐以百口保
彥卿而累世台輔是其明徵大驗照映千古君之先世既
若是矣而君又能卓卓以自振既受報于天又合德于人
其有餘慶也必矣可名之積慶雖然先世之善當益之以
善益以自脩莫爲責報夫造善言於枉席之上日子孫於
門閭之下者是謂振苗之善徵倖於萬一中誠則無有是
謂詭遇之善包藏禍心象恭貌仁是謂盜賊之善是三者
非惟無慶又足召殃也惟積本然之善務去三者之善則
君之世殆未量也其繁衍盛大昭著崇顯之日又當爲君
書之丙辰秋八月日記

北風亭記

壬辰春北首渡河居于保凡十一年僦廬而徙者十最後
徙南里自甲辰至于丁巳凡十有四年於居爲最久夏四
月以正陽鬱悠崇土爲址斲木爲楹虛其北而不置戶焉
命之曰北風既墜以茨乃偃息其下仰而嘆曰余生三十
有五年而不寧者殆三十年今之偃息者非疇昔之匍匐
者邪乃取莊生齊物論及宋玉辭賦讀之敞然而樂曰快

哉此風凡物莫不如是邪有萬不同而卒莫不同邪客聞
之抱琴而至接琴而歌南風而謂余曰子之爲是也將以
寓予之所寓也風之爲物也而莫適所定也之人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而子生平不寧而不寧方來獨以北言之何
也曰夫子見子之見而不見余之見知子之知而不知余
之知也夫風輪水輪天地之所以造物也一翕一闢往來
不窮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風起於廣莫之野無何
有之鄉衝茸飄跋吸忽鴻洞蕩搖振撼轉化樞運神紐推
氣機使天地萬物各盡其變而不與焉固無有東西南北
之限也余之以北爲言者亦非自狹而必之于方所也夫
乾爲萬物之終艮爲萬物之始坎也者北方之卦也所以
爲始終之幾也故天一爲水而風輪在焉運於東使萬物
各遂其生運於南使萬物各遂其長運於西使萬物各遂
其成運於北使萬物各歸其本宁于中則冲氣以爲和故
風之勢伸于巽而水之澤成于兌余之以北爲言者盖有
取乎此也其以北爲言者又有義焉余方爲人子北面所
以事父也爲人臣北面所以事君也爲學問北面所以事
師也且夫元光之元長星彗天赤氣起北方
國朝建武啓運北風長驅肆其威靈而余實生焉天興之
末北風吹雪有金以滅河斷其流萬馬蹀血而余北首焉

故余生於是風而長於是風將從是風以徜徉此生也從其所吹遇止而止焉從其所吹遇行而行焉委是身於是風龍蛇也蓬累也野馬也塵埃也而各無所忤焉客曰大哉子之言也吾當改吾弦而更張吾之琴舍吾之南風而歌子之北風乃命客張其琴而余倚歌而和之曰北風其涼兮吾中之寒其摠以揚兮雨雪其零兮吾物之翕乃所以爲張兮吾於此亭處不遑兮委之以順壽而康兮飄然而行跨六合而凌八荒兮敷仁兮扇義擴道以疆兮年月日書之以爲記

棣華堂記

陵川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而尤篤友愛乃植棠于庭名堂曰棣華取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穉比次以序秩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粲然有文無闕墻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於親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娶異室殆十餘人娶則隘諸堂退則偏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板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無數人使子孫爲之則

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為
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于許洛之間獨先君以經
比渡居于保以有弟妹孫子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棣華
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會穰穰簡簡復其初
之盛乎已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于曹南言適年棠華尤
為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
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茁彼本支是生茲
棠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昆我我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
孫盈庭有光譁譁有衿青青突次棟焚鞠為荒榛棣華弗
凋中堂獨存春令在原兄弟急難遙遙空堂巋彼高寒鴻
鴈于飛哀鳴嗒嗒抑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
恭况茲庭實祖植父封為告鄉鄰勿翦勿伐庶幾遺陰本
根不忘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茲堂道德是傳越千萬年

太極書院記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
學道道之端則著于太極宓犧畫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
以之託始孔子贊易以之原始至于濂溪周子之圖易則
又以為動靜之幾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今
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為名
五始竝見則幽都朔易復一太極也初孔子贊易以為易

有太極一再傳至于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
周子創圖立統以為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橫
渠張子繼之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于晦菴朱氏中
間雖為京檜托胄諸人梗躅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
洙泗之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侵淫而北趙丞旨秉文麻
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為道學門弟子及金源
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沒學士大夫與其書遍於中土
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
以為高也庚子辛丑間中分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
之緒必求人而為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為
書院以為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
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
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
有識度者為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為名於是伊洛之
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
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于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畫在
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于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
於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年月日記

鐵佛寺讀書堂記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于燕趙之交治

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于先君於是有經壬辰之變始居于保歲戊戌先君官于保之滿城是歲經始知學喜為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家驅者為良遂為決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先妣言今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為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為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內翰裕之武右司從善輩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先世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是吾志也遂決意令經為學時僦廬荒處無以為生業

假屋於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俾經居之且聚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佐其學其月一日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合于道者其命汝學所以為道非為藝能也所以脩身非為藝能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為決科之文今世以詞文事聲譽者記問以事叨頌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為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請先正文集藝能之數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慎勿慕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

故忍窮爲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往庀家事春粟治菽二鼓入于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閱誦綴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寐方五鼓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于書堂以是爲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初治六經之時以爲感發志意

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爲終身之學其餘自語孟史諸書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終焉歲癸卯順天道左副元帥初陽賈侯邀致其府始去寺堂居寺堂者卅五年凡當治之書及幾數焉歲乙卯被徵而先妣已僊去己未與政于王府宣撫江淮諸道先君亦已亡矣中統元年至自武昌寺僧張仲安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所顧二親而不見庭中之栢

已自參天而仲安霜耕滿頂欲為向之汲薪之事而無為
為矣乃謂仲安曰昔子路思食為親負米而不可得今余
有甚焉於是涕泗橫集因為懷號既而仲安請記其事於
屋壁乃揮涕而書此名堂曰讀書堂云仲安保州人嘗為
汴京相國寺提點每勅試梵具輒為第一慷慨尚義喜延
接賓客河南亡衣冠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無所歸者
使之居至于踰年卒無厭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處故尤
見其嚴而無罅者焉三月十五日謹記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記

鏡鄉亭記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維揚火人屋燬盡經適奉使告

登寶位宋人以火餘無以館客乃於儀真即忠勇軍營總
制貢川軍馬治所置館鏡鄉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入館
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伴使潘拱伯輩始邀一至其後或
數日或數月一往為貢州瀕江在老岸下溝渠池溇皆與
潮通東接維揚南對金陵岸在六朝為白沙其後為迎鑿
為永貢為揚子宋太中祥符中升為州自唐劉晏堯鹽鐵

江淮之人仰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
運行入于州中宋人因之置淮東運司行商舶賈遠近畢
集故為江壩一都會號稱揚一貢二亭則直古揚子院今
運司後其東南垣墉則揚子故縣城也而館與州治縣衙
宣聖廟天慶觀等皆在故縣中縣即州子城矣館東之池
亦與潮通而亭處其中有故隸字榜曰鏡齋亭池中一甬
路直亭南北界池為二池有蓮蒲而柳皆成蔭拘滯之間
時得改步寓目者惟此焉歲益遠出益希今年春復為一
往以嘆旱之故荷死柳折潮不復至而不可復觀矣於是
自春踰夏而不復出焉初朝廷於沁南賜第一區田十頃

州吏進牒及圖則其田在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
在黃河老岸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
對江濤河濱殆無以異恍然而悞曰天下事斷不偶然行
使止尼殆必有主張者河濱之田有以兆此行矣乃書其
入館登亭之事以寓感傷焉他日復到河濱之野而思館
中之亭則必如今見館中之亭而憶河濱之野矣彼且為
是邪此且為非邪彼此之間其一揚子邪中統五年夏六
月謹記

退飛堂記

甲子歲猶在儀貢館一日風甚為鴉蔽天北飛而不得前

北首南尾逆風直起飄忽而南其勢不能自止遂過于館之上入于江之南因仰而嘆曰春秋所謂六鷁退飛過宋都者殆此類也夫與余之行使尼止亦此類也夫余方布衣窮處際遇而北其進于北而用其道于北也則當然矣乃一命則從役于南再命則拘留于南天下皆北而吾徒獨南豈非天邪鷁與鷁退飛于風余則退飛于天天運風行有時而然力不能勝則待其定而已風止則鷁與鷁馮復遂其飛天定則人亦各得其道嗚呼言徒在此有年所矣天亦何時而定乎嘗望之天地氣數皆退也其迹則不見也人見其迹則唯知其進而不知其退故皆務於進

而奮於退夫物有消而無長有屈而無信有靜而無動有陰而無陽非謂其誠無也謂夫一理一氣互為往來而卒不離其本而不載也為長者消也為信者屈也為動者靜也為陽者陰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有以見夫長信動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長而不已必消動而不已必靜信而不已必屈陽而不已必陰而消與屈與靜與陰嘗在長與信與動與陽則一時之變寄寓之氣爾故無日不長而未嘗長也無日不信而未嘗信也無日不動而未嘗動也無日不陽而未嘗陽也自有初之初迄于今莫不消况屈喪于靜陰之地獨遺天地萬物塵埃

土茸之迹所以世變日下風俗日壞而氣數寢以微薄也則萬古一朝天地人物皆在退數之中豈能獨免於余乎嘗觀夫天運而取法於日月夏至則日北至月南至冬至則日南至月北至日月之行則天之行也進而至於極則不復能北不復能南遂巡而退其進而至於極北極南則一日一時一刻一抄而止爾其欲北而不能北欲南而不能南者則自一時一刻一抄之止而始周旋於數月半歲百七八十日之內繞得至于極而不能遽而歲遠氣積復有自然之差不能必其本然之度天運尚如此而况于余乎雖然天人大數不免於退物不能終退退必有進之理以六月息者必以九萬飛也今日視余之退莫不以爲終退彼進而不已者其能免於退乎嗟夫鷓之退飛也過米都而余之退飛也入宋國爲鴉之退飛也過于江之南余之退飛也止于江之北則余之退又不及乎鷓與鴉乃退之退者也姑書所見以志感激之端且以退飛名舍館之堂而記之云中統五年夏六月陵川郝經記

蘆臺記

宋人既改圖館留儀貢使之分室聚處余之介佐二人參貳二人暨余共五位四人者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各蔭夏節及不遠夫四人者之

面陽背陰之正且敞也方秋則江氣凝噤入夏則鬱熇焚
灼局側墊隘凡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
憊焉於是是一行共請於寢室之西為道暑之所乃喻伴使
具役徒即隙地起土樹址翦蘆蓼簾下為臺者三四尺上
為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別得一天每於西北隅置榻舒
眺近踰館垣墉遠踰州雉堞自南而西則平出綠樹之杪
建康諸山隔江呀出參差披拂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
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甕中醢鷄益愧天池之鵬初於
州北老岸受郊勞禮坐與江山一接館門忽闔遂落階窅
鉅姦魁猾共為下石積四五年日益深重誰意并裏閉日

忽焉舉頭而復得江山勝槩豈非造物者哀其窮而使之
然邪凡所厭見乃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天
欲變吾目而新吾觀也是行也道屯剝而變吾之心而新
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為天闕而變吾之謀
而新吾才聽乖刺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今又變吾之目
而新吾觀一自拘隔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
則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金篦之刮車輪之運將
萬古一今天下四海無塵有塵皦然而洞觀矣彼其為蒙
蔽為罔冒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遮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
蔽焉爾何傷於余乎塵既盡臺既平於是與擊柝者和而

爲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劇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
余不得顧兮乃今坐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
渠姦兮曷敢改余步兮中統五年夏六月記

窰池記

窰池者坎中之地也久留儀貞連歲旱暵不任渴滯甲子
夏將爲蘆臺以障日於寢室西南隅逼近壕柵命僮僕刻
木錘因窪以下下崇土以高高下纔二尺餘土未覆地細
泉雜出乃爲列方卻步坎其中而復下之即得綠沙黎泥
走注不止而土不可復出蓋江壩之地其下皆走沙也於
是不復鑿而窪自爲池矣其上面徑方丈餘其中坎窰僅

四五尺泥定水止清淺可鑑僮僕輩因騃嬉置蓮蒲三四
本魚栽數十針殆如館人之數旣入夏自二月至于六月
不雨池幾涸者數欲因棄之而蓮死魚橐不忍也時爲汲
水注之僅得漫漶而續其生理旣而并益涸天益高風薰
日灼池則爲鑪乃命執瓶滴甃日得斗升以濡蓮蒲魚終
不雨則終棄之矣池涸之夕夢數人文身哆口謁于床下
曰我輩與子相忘江湖而爲子置此子雖勤勤懇懇焦心
勞思日以斗升相活適足以禍余而不足以爲澤也盍若
以斗升自活而仍出我輩於館門之外而置之大江之中
則子惠之大圖報不朽焉用以子之難而難余哉余應之

曰嘻我之懷矣自貽伊感淪胥而然也用土而坎地坎地而得水見水而置魚志於活汝而斲于有用也至于旱暵井泉皆竭江湖不波則非余所志也子雖屢涸於此庸詎知不大涸于江湖而為鯤鱸所摧拉而埃塵哉幸余能致斗升之水而激汝相濡之沫何更嗷嗷以相請也夫意慮之所及而可能者人也意慮之所不及而不可能者天也余之為此行也解關救患援溺弭兵活二國而利天下則其志也而固滯拘執重怒連禍變與日深片天之下四壁之內仰食館人亦猶汝之待斗升也夫豈余志哉嗚呼吾不絕斗升於汝館人不絕斗升於余天雨潮至則汝必達

于江湖難終道恭余必利于於天下則余非汝讎也館人非余怨也汝母喋喋請余之斗升也第恐一日館人絕斗升于余余絕斗升於汝濱江之館館中之池等為一轍一肆而莫如之何矣曷若各安所遇余居坎中之坎汝潛坎中之池則水存至而斗升不絕今日之窩池即他日之天池也衆遂不復言悠然而逝覺而嘆曰坎中之魚而訴坎中之人弭兵而致師天下赤子入于坎窩戢戢魚頭如炎如焚將如所訴乎姑書所夢益為刻厲以畫居坎之道庶幾剛健不陷其義不困窮云中統五年夏六月晦日郝經記

江石子記

余生平自書札外於物無他嗜及在儀真與山川百物隔絕每見一花木果實輒持玩不能去手汲汲如不得見嚮也與物相忘今則遇物輒感有莊生所謂去國暮年見似之者而喜者蓋非爲物移也所見者罕也儀真瀕江土脉秀異或過雨或治地每得石子皆奇潤可愛諸色備足有脂白膏蓄如隱玉者有澹黃數腹如蠟丸者有頰黑圓瑩如寶珠者有如丹砂剌泐而不純者有如空青澹沱而類瑟瑟者有赤澁而芒角者有白而絡紅脉者青而黑暈重復者黑而黃土食中邊黃者淺碧而白暈雜者有如晴虹

疑結而不散者有如抹霞返照而孕其餘者有如拳者焉有如栗者焉有如錢者焉有窪者平者缺者凸者有蒲昔者有雞卵者焉每得一則如獲物外之奇寶濯之以清泉薰之以沉煙置之盤盂之內而簸弄於明月之下方爲熱中而忽灑然故尤嗜於他物而常置諸座右每締顧熟視以爲造物之初一受其成而不易者山石而已有千里者有百里者有萬仞者有數仞者有數尺者有數寸者至於爲礫爲砂千態萬狀其變有不可勝窮者何也夫至堅而不易者山石也至柔而善變者水波也當其造物之初則山在水中水出山上旣而水落山出不知其幾千萬年其

湯湯滔滔漭漭泱泱決決之內而峯巒崖谷呀突峇嶽崩塌摧
朽故為萃嶽峭截坡陀巖險之狀其衝觸磨戛奔走轉進
而崖角剝弊故為圓轉之石而大小不同其海潮之所吞
食江濤之所激刷煎煉日采透徹月華雲洩露漫膏腴精
粹久而僅存者則此是也其磨滅而為滓汁復不可為形
者沙礫塵埃而已蓋至堅者之為至柔之所變者如此嗚
呼之石也不知初為幾千萬仞今之幾千萬仞焉知他日
之不為之石乎凡有形者必變變而必至於盡水能變石
則天地能變水氣復變天地而道復變氣去而大者不
可以為必存小且弱者不可以為必亡惟在天形器之內

者則無存亡也昔余之行也北踰嶺南踰恒東則岱嶽
邪西則太行崧少所謂千里百里萬仞千仞者無不見
今余之止也而乃塌焉耳目俱喪但與數十石子日為
旋余之行彼高且大者不能為余增多余之止此小且
者不能為余小損則今日之石子亦前日之泰山也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泰山為小彼區區之形器焉能制於余
乎姑汲新泉恣為戲弄坐視諸山之為石子也中統五年
夏六月郝經記

是是堂記

中統六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作春秋外傳畢有中鄴

人請見曰聞先生著書絕筆小人有言可進于先生之前
乎曰可哉乃再拜而言曰昔者先生居于保下甫羈艸而
名聞四方其問學文章有是者有非者一身之是非在焉
及被徵北上列于官而位于朝贊天子改制度施教化進
退賢不肖則亦有是者有非者一國之是非在焉既而銜
天語奉信函為行人以使宋入國而不令進退牒省院關
制司為陳請之表上萬言之書以明誠偽仁暴戰和安危
利害之本而皆不報則亦有是者有非者兩國之是非在
焉一身之是非未已加以一國之是非一國之是非未已
加以兩國之是非今先生又以為未足乃為春秋

上下數千載排斥削沒鉤致詆毀者數十家而自以為說
豈皆得之乎則又有是者有非者而萬世之是非在焉何
先生之是非之多而不憚煩也予應之曰予之是非之多
誠如子之言矣然而有所不得辟焉而受之也孟子曰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夫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而謂之是則鄉原之賊也為不善
見人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以為是則穿窬之盜
也為非而不以為非不善而不以為不善亦自以為是則
長惡之徒也予皆不敢為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夫誰欺
乎故居家事親從師交友盡其在我一身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事君莅官爲政服勤盡其在我一國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奉命持節講信修睦盡其在我兩國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著書立言公善公惡盡其在我萬世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但是其所是不非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是其所非
夫是之謂真是非非其所是不是其所是是其所非不非
其所非夫是之謂僞是非予之是非雖大且多顧自取之
不得而辭第不以真是非自欺而爲非不以僞是非欺人
而非人非非是是則皆是是矣又何憚乎其人乃再拜而
謝曰若是則先生皆是而小人之非敢請罪曰予方自罪
而敢罪人乎遂退因名所居之室曰是是堂書其言于壁

郝經記

密齋記

丙寅之變出居于儀真新館位于東齋國事梗而無成介
左叛而無與館吏絕而無交骨肉遠而無親僕御逃而無
倚仰視榱棟塊坐屋漏所偶皆喪有豐屋蔀家無人自藏
之象焉自三食一寢日用之事惟是凝塵危坐焚香讀易
而已至大傳君子慎密不出聖人洗心退藏于密遂以時
觀身以身觀心以心觀道而得其義天下皆動而余獨靜
天下皆行而余獨止天下皆通而余獨塞坎然睽絕於衆
人之外闐然復襲於萬物之表閤於九天之上錮於九地

之下築底窮原縮結重閉天下莫能窺莫能見而余自窺
獨見於是得身之密焉方其變故蝟起思慮周作紛拂而
是非雜潰錯而邪正亂角奪而死亡爭其事若將無窮焉
反而求之則有虛靈洞徹靜固幽深充匝而無缺續福而
無罅皆存雖有萬復萬之多而余未嘗多於是得心之密
焉推而窮之不見其首追而迹之不見其後渾淪圓轉一
大活物倏焉而有鍵閉之體忽焉而有開闔之幾廓焉而
有歸宿之所造起萬變互藏其迹化化生生莫知其端萬
物一息而莫不退萬用一本而莫不藏於是得道之密焉
乃仰而觀天俯而察地夷考萬物微諸於人皆本一密故
天以密而健不密則墜地以密而載不密則陷日月以
而照臨不密則薄蝕星辰以密而維繫不密則霄落山川
以密而融峙不密則崩竭氣以密而充不密則間斷精以
密而聚不密則耗散形以密而壯不密則衰絕萬物以密
而育不密則消歆惟人也有甚焉體道之全為物之先故
當無所不密方其無事存養謹敬方其有為制宰發揮握
幾持要實之以誠主之以靜雖造物者莫能窺其際常以
已之有餘應彼之不足以已之泰定應彼之不定藏舟于
壑藏天下於天下無所不用而一無所用官天地府萬物
示微存妙一歸于密則能馭道之權而無有害之者矣惟

其欲勝而理昧故多逐物而外馳揭暴振露夸毗耗靈撐
突破裂沉溺困頓違義理以蔽道恣情欲以蔽心役血氣
以蔽身言不密則妄幾不密則泄事不密則敗行不密則
乖弛而不張關而不念誰而不退散密爲疏鑠剛爲柔夷
明爲闇踣彊爲弱眇然一心鑽穴萬竅宛然四體凌落百
節來舉世之重萃百物之攻卒爲小人而自屈于物偃偃
焉無所歸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反復爲言
重以其義告之也夫易卦繇爻象之文每致戒于吉凶悔
吝之間蓋吉凶悔吝皆自夫不密而出也苟密矣鬼神皆
來會夫何吉凶悔吝之有乎濯去物欲潔靜精微齋戒其
心慎而不出退而藏焉又何失身害成之有乎故易之爲
教亦皆本於密乃道之刑書凜凜哉嚴乎其可畏也嗚呼
余因處密地而得密幾闇而益彰守而益固惟恐其不密
也彼用智自私蓋覆蔽匿狐鬼其計巖壑其謀城府其心
并穴隙穿其中斃斃塗塞其表崎嶇隱沒其迹者莫不自
以爲密徵之以義則見其肺肝乃小人之術耳其能觀諸
此乎今余墮彼之計彼方以其術密余余則方望聖人之
門牆以求自密彼則以爲得計不知余之計尤爲得焉孫
仲謀方士子布之門子布亦自土其門矣庸何傷乎乃名
齋曰密書其言于壁因以爲記六月十五日記

宋兩先生祠堂記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祗程氏二昆焉爾千載而下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含章蘊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稿納萬物於一而順乎其順淵乎其奧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大淵源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耻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霆碎電折而志益堅匯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縉奎天敷文命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濫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為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為先師尊其道也河東自唐為帝里倚澤潞為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為保伍均役法惠孤惇章姦偽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導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篤於治已而不忘仕祿視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

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簷負笈而至者
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
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
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
尤盛雖爲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敗婦亦知
愧謠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
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泰和中鶴
鳴李先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
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
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
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
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于江淮獨不憇食于立政
設教之士邪覺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
移書澤守段君勅祠于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
爲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
焉祝其澤而泳其淵鬱之久必發之迅異時先生之道未
必不復自南而北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序

一王雅序

六經具述王道而詩書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備乎詩而廢興之端明王者之事備乎書而善惡之理著王者之政備乎春秋而褒貶之義見聖人皆因其國史之舊而加修之爲之刪定筆削創法立制而王道盡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嗚呼麟出非時而聖人沒禮樂征伐專於諸侯移於大夫竊於陪臣處士橫議異端並作折爲六七并爲孤秦焚蕩禁絕而春秋復亡壞亂

極矣王道從何而興乎戰國而下逮乎漢魏國史仍存其
見於詞章者如離騷之經傳詞賦之緒餘至於郊廟樂章
民謠歌曲莫不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而當世之政不備
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續正變大小風雅之後漢魏而下
曹劉陶謝之詩豪贍麗縉壯峻冲澹狀物態寓興感激音
節固亦不減前世騷人詞客而述政治者亦鮮齊梁之間
日趨浮僞又惡知所謂王道者哉隋大業間文中子依放
六經續爲詩書騶駘駉而追絕軌甚有意於先王之道乃
今墜滅而不傳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
吏部柳柳州白大傳等爲之冠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瀟
關石壕洗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湖湘八哀
九首傷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
之之聖德詩樂天之諷諫集皆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
言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挾去汙剝備述王道馳騁於月露
風雲花鳥之外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但著當世之
事而及前代者略也中統元年

今上踐祚詔經持節使宋館于儀真柳塞之極無所據泄
以爲由漢以來千有餘年聖君英主忠臣義士大儒名賢
猛將良吏穢亂篡逆愴邪女妖究開國體係治亂本廢興不
爲振而鼓之擗光揭耀搜疵指類則王道從何而明四壁

之內無他文籍乃以素所記憶者取韓杜諸賢義例皆以
五言斷自漢高帝終於陳希夷絕筆于五季之末自高帝
至于安樂公皆為漢如王莽曹操荀彧管寧孫堅孫策等
皆為漢臣吳太帝始為吳魏文帝始為魏相錯而書如司
馬懿及師昭等皆為魏臣至武帝始為晉而終于桓玄其
劉石諸僭則亦如曹操等書其姓名而雜置於晉君臣間
宋魏南北亦如吳魏相錯而書而高歡宇文泰等亦同劉
石仍為魏臣至齊文宣周武帝則各為一代隋唐五代亦
各為一代其國初僭偽所并滅者皆載於本國開創帝王
之下如本史云凡以母后稱制者皆不書得二百二十一
人共二百五十篇小者十餘韻大者六七十韻名之曰一
王雅抑揚刺美反復諷詠期於大一統明王道補緝前賢
之所未及者而已非敢妄意於六經大法之後而輒自振
暴故不計其工拙焉始于三年秋閏九月十有九日終於
四年春二月十有三日越十有五日陵川郝經序

春秋制作本原序

春秋以一字為義一句為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
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
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為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
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為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

繁其法愈亂卒使八經大典昧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中間架棟之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于素聖人制作一經聖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理然後爲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書雖多則若網若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天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久哉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溯洄從之而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

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說始于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橫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

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太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別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爲升天之階望道之門爾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章一句總萬餘言而已而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於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

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而爲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書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爾亦未敢謂之詳也中統五年歲舍甲子三月晦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春秋三傳折衷序

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者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

來為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大道不敢躐
等循叙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為制作本
原比類傳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然傳為經作
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復失
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
不沒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而羊亡於多岐則亦昧夫
貞是之歸矣六經自絕于秦復于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
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
鈎校備為剖決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貞是之歸而定于
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傳之不同自夫傳評之不

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
一年冬自衛及魯刪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
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
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
他國孔殤天昏漸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
何者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並
于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
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矣故曾子之學自顏氏之
後獨為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學之本則春王正
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為忠恕則子奪

之法繫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乎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于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謂爲左丘明與聖同耻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丘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廁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顏曾之徒而獨授之丘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間爾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丘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耻則賢於顏曾遠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丘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况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

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丘明也則丘明論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丘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丘明魯史也杜預序謂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為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沒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為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錄謂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為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為之記錄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丘明乎劉向所錄蓋丘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丘明筆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丘明曾子於諸弟子最少則丘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脩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

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
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
與丘明共之乎親受傳旨猶不敢與又况與聖人同時並
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爲公穀之學者以
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書
制春秋之義使子貢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史
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貢彼皆漢興以來識
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脩經子夏以文學稱彼之從周
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
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

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
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二年稱
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
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
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
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
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
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
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
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弟亦皆不及

馬夫加子于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適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第一不及焉語孟傳註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嘗

疑魯爲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授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于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諸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緝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微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

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于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戶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爲本不雜乎他以過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于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註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

圖識又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于漢至宋范甯爲集解並來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頴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註以疏三傳而頴達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于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貞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

陽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
淳嘆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于
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
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始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
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
頽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
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
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
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吾欺也不吾
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差得矣

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爲按故光之且變其錯
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爲斷
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乏
而不革杜何范之註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爲
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于貞氏
則同貞氏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
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
以經爲據使不相矛盾而昭合于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
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茫然
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爲一傳折之以

義理之至中歸之于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
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編三傳以
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遁爲道受責
亦所甘心焉爾中統六年春二月辛丑朔陵川郝經書于
儀貞館

春秋外傳序

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
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以不窮於
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復於既
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窮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
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脩六經
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
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
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
後世者也及貶奪去位於窮道等以左右六經則古之
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厄窮而無所爲而後爲不窮
之事業以自見于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三十年
上即位之二年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以弭兵
息民意而文苑先等權誣爲款兵拘于儀貞之楊子院經之

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于甲子猶不見釋經之
館則曰...之聖賢矣而不德曹昧以自速戾其敢望
於古之...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予天不以道窮于予
也豈...之窮而拜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絕哉河
陽...文學於子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
講...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
以為...記憶者為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
為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為論次
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為綱乃作
而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此事而
觀其義可見乃為此類條目一百三十一篇十二卷三傳之
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
于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
窮於人而不敢自窮于天是以為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
賢之窮而亦為之書也其間訛缺謬戾者甚眾俟變通之
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志云既具
草以授宗道復為書此以冠篇首中統六年春二月十三
日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